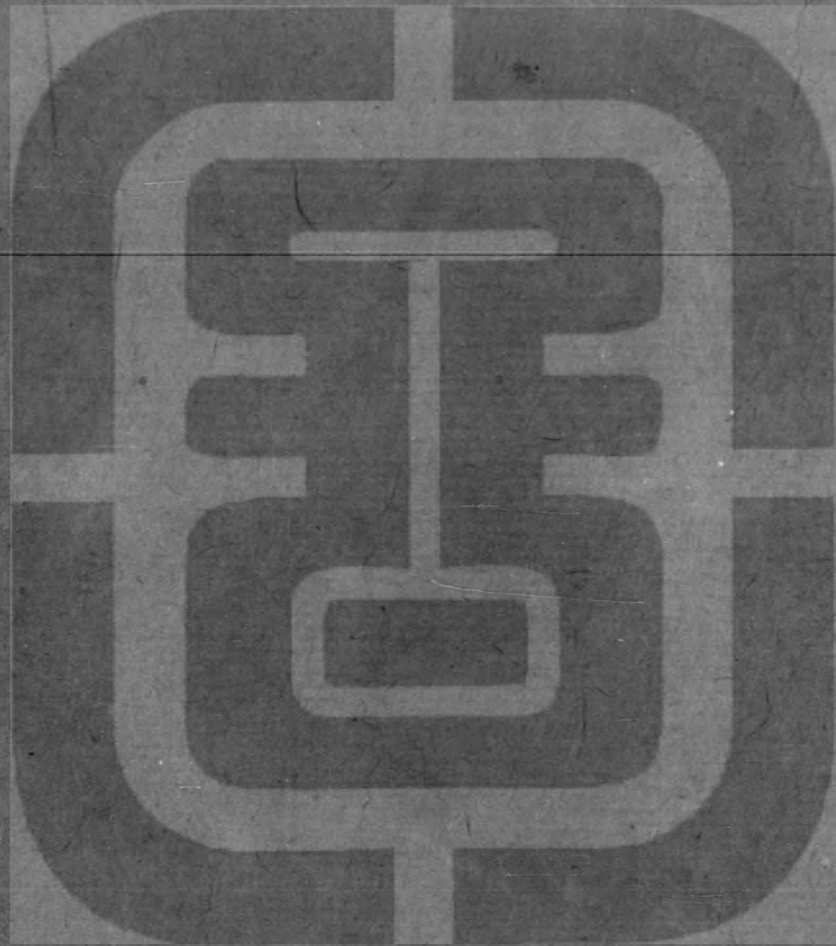


河防志卷三頁經畫下



河防志卷之三

經畫

清口

天妃閣

高堰滾水埧

王家營

汪澗二河

蝦鬚二溝

黃河險要

濬漕河

高堰大工

高堰土工

黃河取直

武家墩至小黃庄石工

小黃庄至周家橋石工

周橋以南石工

高堰首尾埽工

高堰四大壩

高堰大工外加高

徐州郭家嘴險工

高郵城南石堤

童家營

九里決口 稽家閘缺口

碭山縣吳家庄險工

桃源縣黃河南岸險工

駱馬湖竹絡壩

邵伯更樓

黃淮交會

時家馬頭

清口

清口者運河入黃之口即淮水所從出之口也  
前代未有黃河惟泗水逕角城從西北來與之  
會同入於海皆清流也而泗更清於淮無石水  
六泥之濁以滓之故唐宋以前不聞清口齟齬  
之患。清口之患自有黃河始也。黃河之為清口  
患自淮水奪堰東注不能敵黃始也。按史記河  
渠書禹抑鴻水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

通鴻溝之間於吳唐宋以後都會不同至由淮以達帝都清口為之襟領其勢一也宋陳敏議戍守云長淮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鵲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由是觀之清口一線實閩形勝又非獨國計民生而已顧以全淮之水會萃洪湖環數百里噴薄風雲吞吐日月以一線之口洩之已可寒心加以淤澱塞小兒之口而止其

啼歎其不旁挺橫溢為淮揚患得乎恭讀我

皇上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諭大學士曰運口太直黃水倒灌魚之湖口淤墊清水不能暢流何以敵黃九月二十日復

諭曰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口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減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廬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脩理堤岸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為軫念又曰清口最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高堰堤工并運口堤工

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  
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業廼黃河墊高清口低  
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灾弗獲寧宇今  
或堅築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宜一一  
講求我

皇上子育元元深憂長慮雖堯舜之用心何以過此

哉

大司馬張公之來也

上復訓之曰清水何以使之出蓋為清口也 公悚

惕

命至則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

歸矣於是塞六壩淮無所漏矣於是開張福裴

家場張家庄爛泥淺三岔河又益以天然天賜

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

清口也塞六壩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

殺黃之勢不使倒灌清口也時水患方殷

東至海壩南至江表西至開歸北至徐兗

殆無煖席稍有寸晷之際必掉小舟緋細於患

乾隆八年黃水倒灌運  
河兩岸沙壅人徯清不  
敵黃水由江行

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  
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業迺黃河壑高清口低  
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灾弗獲寧宇今  
或堅築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宜一一  
講求我

皇上子育元元深憂長慮雖堯舜之用心何以過此  
哉

大司馬張公之來也

上復訓之曰清水何以使之出蓋為清口也 公悚

場承

命至則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

歸矣於是塞六壩淮無所漏矣於是開張福裴  
家場張家庄爛泥淺三公河又益以天然天賜

乾隆八年黃水倒灌運  
河兩岸沙壅人徭清不  
敵黃水由江行

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  
清口也塞六壩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  
殺黃之勢不使倒灌清口也時水患方殷

東至海壩南至江表西至開歸北至徐兗  
殆無煖席稍有寸晷之隙必掉小舟緋細於惠

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

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業迺黃河墊高清口低

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灾弗獲寧宇今

或堅築高堰堤岸以束淮水使之刷黃宜一一

講求哉

皇上子育元元深憂長慮雖堯舜之用心何以過此

哉

大司馬張公之來也

上復訓之曰清水何以使之出蓋為清口也 公悚

揚承

命至則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

歸矣於是塞六壩淮無所漏矣於是開張福裴

家場張家庄爛泥淺三公河又益以天然天賜

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

以刷清口也塞六壩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

門者殺黃之勢不使倒灌清口也時水患方殷

公東至海壩南至江表西至開歸北至徐兗

殆無煖席稍有寸晷之隙必掉小舟徘徊於患

此水... 淮水... 引河...



濟祠邊甘羅城畔蓋惟

皇上之心無時不在清口 公之精神亦無時不注於清口也是以奉揚

睿美措畫得宜向之淤為大陸者今且浩若烟津底淮黃交匯之績非偶然也先是糧艘出運口率數百夫挽一舟難如登天自清口通淮水高黃水尺有一寸揚帆直渡曾不移瞬又清水初出猶慮淮為黃弱題建兩攔壩備節宣及七引河滂沛蕩滌無餘運口濶至九十三丈從前所未有官民欣睹謂

皇上一誠格天河伯效靈所致昔應龍畫地黃牛疏江禹之所以稱神也

皇上以宵旰憂勤釋民墊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信而有徵哉

天妃閘

賈讓策河渠云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水則開西方高門此即閘座之遺制也唐李巽為諸道轉運使初揚州疏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爰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河益痺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李吉甫築平津堰洩有餘防不足漕始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才二十萬斛運道之難如此宋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有斗門水牓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後以淮南連歲旱漕

五閘  
通濟新  
福興清  
板閘

阻發運司屬向子諶視之子諶言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昔唐李吉甫置堰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埽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小陽上下不通由是觀之閘之興廢係運道之通塞蓋可忽乎哉通濟新庄福興清江板閘等五閘設自明臣平江伯陳瑄久而多廢黃水攔入運道常梗

大司馬張公始至即議備復故於清口初通題建

兩埧備黃水之入糧艘既過隨即堵築官民船隻盤埧起陸聽其自便已肇復通濟等閘之端矣會科臣陳詵條奏請復五閘下公議公曰此予志也乃疏曰臣按南河志陳瑄建五閘通相啟閉以備黃之淤又慮水發湍急啟閉難築埧以遏其衝每歲六月上旬糧艘過訖伏汛將發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埧以遏橫流官民船隻俱盤埧出入至九月上旬始開今天妃福興閘久廢天妃者通濟閘之俗稱也新庄閘亦以無用棄之惟存龍旺閘一座金門參差不能

天妃閘  
龍旺閘  
寶應閘

下板但古今異宜不必盡復五閘臣審度地勢  
博採輿論會議復天妃閘一座以備黃水內灌  
龍旺閘寶應閘拆脩金門下板節級啟閉蓄水  
濟運但目前運河淤墊方興挑濬俟清水冲刷  
河底尺寸既定方可安建閘基公既覆陳奏  
復條節宣之法

上俱報可於是天妃閘乃復而龍旺寶應二閘相維  
鼎新其月河木石匠作諸費具在經費中河定  
脩建皆上稟

聖裁為國計民生永利則堯舜之仁弗可及也已

### 高堰滾水壩

高堰障洪湖束清淮以趨運口隄岍不可以不  
固

大司馬張公至塞六壩而淮黃交會矣但以環數  
百里巨浸約以一綫之堤自越城以至武家墩  
凡百餘里括而不出單恃運口為尾閘其勢危  
公是以有建置滾壩之請也疏云高堰容納  
七十二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溢槽之水  
非以洩平漕之水也今六壩閉來年挑汛黃淮  
并漲宣洩非壩不可臣按南河志武墩高澗周

橋古溝俱有閘。又河防一覽云：翟家壩地亢為天然滾水壩。今周橋高澗等俱塞，臣親至翟壩見湖形漸淤，水勢不由此出。澶桑自昔是翟壩亦非出水之路也。前河臣于成龍相度地勢，將六壩改四滾水壩。臣按其地勢相距無多，併為三壩。而屬妥協。又三滾壩下舊有草字河，唐漕河開為引河，并築順水堤。民間田廬亦不虞淹沒。又採輿論翟壩原有天然滾水壩地亢土堅，仍留以備異漲。洩出唐漕河以入白馬湖。若伏秋水大，再於蔣家壩舊有之清水溝河及涵洞

酌放前後條上，俱報可。於是以前河南河道李言等主其事，按察使趙世顯監之。公不時肩輿程督焉。其椿木之圍徑必親度也，其磚石之尺寸必親較也，其粳米灰漿之濃淡必親驗也，其釘局之有無澆灌之枵飽必親稽也。唐堽北壩以北為滾水第一壩，澗六十丈。周橋迤南為滾水第二壩，澗七十丈。林家西迤南為滾水第三壩，澗七十丈。草字河築堤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唐漕河築堤三千二百一十五丈。天然滾水壩二各寬六十丈，凡一百二十丈。兩端累護建

唐堽北壩以北

為滾水第一壩

一壩

周橋迤南為

滾水第二壩

林家西迤南

為滾水第三壩

壩

越壩加椿鎖馬一壩費以五萬五千六百九十  
兩二錢計。二壩費以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七兩  
二錢計。三壩費以六萬一千八百九十四兩九  
錢計。凡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兩三錢。草子  
河費以五千六百六十七兩九錢二分計。唐漕  
河費以五千二百九十五兩八錢五分計。天然  
二壩費以一千四百五十二兩三錢六分計。凡  
一萬二千四百一十六兩一錢三分。是役也。減  
壩一座。節省若干。諸滾壩成。滿不虞溢。涸不愁  
竭。而湖堤永鞏。金湯矣。非我

皇上宸斷於中。不惜金錢。不計歲月。烏能成此一勞  
永逸之舉哉。

王家營

王家營在清河縣東黃河北岸。人居輻輳車馬紛拏水陸之要津也。前河臣靳公輔因營家營故處脩減水大壩洩漫溢之黃流及于公成龍堤而塞之同一為民捍患之意不知每遇黃水大漲宣洩無路而居人之被患更深矣我

皇上堯舜為心一民一物不忍其失所於三十八年之南巡也二月二十八日奉

旨董安國馮佑將河工救壞姑令於運口并陶家庄王家營等處挑挖引河築挑水壩截堤任工贖

罪三月初四日復奉

諭朕未到之前將王家營陶家庄引河挑完放水已

而馮佑所挑王家營引河旋復淤塞次年

大司馬張公至親詣查勘居人延車以開壩泣請

公審度形勢開壩則黃河漲溢之水洩入鹽

河以入於海於民久便乃酌於大壩新堤開三

十丈兩端下埽裹護壩下開挖引河加備減水

壩動帑鳩工䟽上

上報可工舉公雖嚴寒風雪中時乘小舟渡河程

督之役既竣沮洳盡去烟火漸稠萬口歡騰歸

王家營減

水壩洩黃

河漲溢入

鹽河入海

仁

克舜而公亦藉以不朽矣



涇澗二河先入馬家高埽射  
陽湖 廟傍即今阜寧縣距  
海計百六七十里

漫溢而明時武墩高澗皆有閘高澗之水則自

三汊河運白馬湖穿運河用伏龍以達涇河武

墩之水則自通濟河運楊家廟穿運河亦用伏

龍以達澗河又所以殺洪湖之怒免淮揚浸沒

不但資民田灌溉流惡導滯而已明淮安知府

馬化龍之碑曰城東原有澗河一道肇自宋人

古制

高澗水自三

汊河運白馬

湖穿運河

用伏龍以達

涇河

武墩澗水自由

通濟河運揚

家高埽射

用伏龍以達澗



海河通河

古制

高澗水自三

汜河運白馬

湖穿運河

用伏龍以達

涇河

武墩湖小自由

瀋河運揚

家廟穿運河

用伏龍以達河

涇澗二河

涇河在淮城之南五十里首接運河尾入射陽湖澗河在淮城之南一里亦首接運河尾入射陽湖二河皆由廟灣以達於海所以洩運河之漫溢而明時武墩高澗皆有閘高澗之水則自三汜河運白馬湖穿運河用伏龍以達涇河武墩之水則自通濟河運揚家廟穿運河亦用伏龍以達澗河又所以殺洪湖之怒免淮揚浸沒不但資民田灌溉流惡導滯而已明淮安知府馬化龍之碑曰城東原有澗河一道肇自宋人

疏納三城積滂通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萬曆三年間漕撫王宗沐浚之於淮庫四稅銀內支二百兩為歲脩之費後復淤二十八年漕撫李又浚之起龍王廟至受河寺凡三十里濶四丈深七尺次年復自受河寺運車家橋東達射陽湖凡二十里有奇開浚深濶如前式復於城西文曲溝置涵洞一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滙通中處郭家舍置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一員專領每歲秋月勒限浚河立椿界一有淤濇許首報浚賠前

人之盡心溝洫如此涇河始末宜亦有碑記其事而郡志不載不可得而詳但南河志與河防一覽敬止錄諸書皆言涇澗兩河云入

本朝屢脩屢塞未有如頃年之甚者我皇上軫念淮揚昏墊如黃如淮如漕如海口如清口如高家堰巨浸要害既已悉入聖懷而且細大不遺百汰千丈亦關

串場河在鹽城縣境

蝦蟇溝在阜寧縣境

南巡也

河與射陽湖涇河蝦蟇溝數處

通流使水歸海又

疏納三城積滂通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萬曆三年間漕撫王宗沐浚之於淮庫四稅銀內支二百兩為歲脩之費後復淤二十八年漕撫李又浚之起龍王廟至受河寺凡三十里濶四丈深七尺次年復自受河寺迤車家橋東達射陽湖凡二十里有奇開浚深濶如前式復於城西文曲溝置涵洞一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滙適中處郭家舍置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一負專領每歲秋月勒限浚河立椿界一有淤濇許首報浚賠前一覽敬止錄諸書皆言涇澗兩河云入

人之盡心溝洫如此涇河始末宜亦有碑記其事而郡志不載不可得而詳但南河志與河防一覽敬止錄諸書皆言涇澗兩河云入

本朝屢脩屢塞未有如頃年之甚者我皇上軫念淮揚昏墊如黃如淮如漕如海口如清口如高家堰巨浸要害既已悉入

聖懷而且細大不遺百派千支亦關

睿慮於三十八年之南巡也  
諄諭曰將下河串場河與射陽湖涇河蝦鬚溝數處通流使水歸海又

諭淮安府涇河澗河亦須挑深會前河臣善病不暇

兼碩次年

大司馬張公至時水患方殷幾無寸晷之暇公

獨掉小舟按視二河則塵沙山積久為夷庚矣

公細詢父老得其髣髴乃撥開之涇河起閘

下逕邵家庄張家橋凡八里又逕蔡家橋凡十

二里又逕殷家庄黃家舍凡八里又逕小柰溝

至留家庄凡十五里以達射陽湖總四十五里

凡七千二百五十丈費以一萬九千二百四十

一兩七錢計澗河起閘下至通濟橋凡二千七

涇河起運河

閘下逕邵家

左張家橋

家橋殷家庄

黃家舍小柰

溝至留家庄

逕射陽湖

總四十五里

凡七千二百五十丈

澗五丈深七

尺不等費一萬

九千二百兩五

錢計

澗河起運河

閘下至通濟

橋逕留家庄

劉均溝在馬家

之口有硬沙夾

其形

如堤上容小船

漁艇出入一切

貨物俱用起利

地方有司時為

疏通而射利之

人每為壅塞

以圖營利起利

獲利

循閘座費若干

澗河拆循興文

澗河拆循興文閘一座費若干

詳在經費先是澗河由治內市河以會本河今

自閘下直繞城南東去市河以涇故也土人云

其地下伏龍固在矣自二河成淮之沮洳去焉

百三十六丈八尺又自通濟橋至陳家舍凡五

千一百五十丈又自陳家舍逕車家橋達劉均

溝以接射陽湖深凡五千二百四十六丈總一

八尺費以二萬六千九百八

二厘計澗河面濶四丈底深

面濶五丈深如澗河涇河拆

循閘座費若干澗河拆循興文閘一座費若干

詳在經費先是澗河由治內市河以會本河今

自閘下直繞城南東去市河以涇故也土人云

其地下伏龍固在矣自二河成淮之沮洳去焉

澗河起運河  
閘下逕邵家  
左張家橋  
家橋殷家庄  
黃家舍小柰  
溝至留家庄  
逕射陽湖  
總四十五里  
凡七千二百  
五十丈澗五  
丈深七尺不  
等費一萬九  
千二百兩五  
錢計

諭淮安府涇河澗河亦須挑深會前河臣善病不暇  
兼碩次年

大司馬張公至時水患方殷幾無寸晷之暇公

獨掉小舟按視二河則塵沙山積久為夷庚矣

公細詢父老得其髣髴乃撥開之涇河起閘

下逕邵家庄張家橋凡八里又逕蔡家橋凡十

二里又逕殷家庄黃家舍凡八里又逕小柰溝

至留家庄凡十五里以達射陽湖總四十五里

凡七千二百五十丈費以一萬九千二百四十

一兩七錢計澗河起閘下至通濟橋凡二千七

涇河起運河

閘下逕邵家

左張家橋

家橋殷家庄

黃家舍小山溝

溝至留家庄

逕射陽湖

括界三里凡

七年二百五丈

閘五丈深七

九千二百五丈

錢計

澗河起運河

閘下至通濟

橋逕留家庄

舍車家橋

達劉均溝

接射陽湖

涇河一萬四

計三十二丈  
深九丈  
九十二厘計

百三十六丈八尺又自通濟橋至陳家舍凡五  
千一百五十丈又自陳家舍逕車家橋達劉均  
溝以接射陽湖深凡五千二百四十六丈總一  
萬四千三十二丈八尺費以二萬六千九百八  
十八兩一錢九分二厘計澗河面濶四丈底深  
六七尺不等涇河面濶五丈深如澗河涇河拆  
脩閘座費若干澗河拆脩興文閘一座費若干  
詳在經費先是澗河由治內市河以會本河今  
自閘下直繞城南東去市河以涇故也土人云  
其地下伏龍固在矣自二河成淮之沮如去焉

其地地下伏龍固在矣自二河成淮之沮如去焉

漕艘達焉，估舶集焉，早暎資焉，詢之居人云：淮城日增千金之利，荷戴

皇仁萬口如沸。按明臣朱維藩重濬澗河碑曰：澗河沮洳易為平疇，畝隍通流，各循故道而濱海一帶芻穀魚鹽之利，尾啣貫輸於郡城之下，商賈牙僧不召而集，櫓聲棹歌旦夕相聞。以今視昔，豈祇頓還舊觀，夫前人數頃之陂，百尺之溝，所以為地方裨益者，史不以其小而不書，矧茲百有餘里之支渠，公仰承皇上德意為淮人世之利賴者乎，烏可以無述。

蝦鬚二溝

蝦鬚二溝以形名，蝦溝在西，鬚溝在東，東直而

蝦鬚二溝在阜寧縣境地名，極家嘴

二邑首起馬家蕩尾入膠囊

于乾隆四年疏濬道黃河南岸之水以射陽湖

海所以洩射陽湖之積水不

平但窪下一徑暴雨雖有支河或便亦令地宜各

然非特山鹽已也按敬止集

行開挖深溝以通水道以免淹浸之患

自泰州新河以至興高寶鹽之間為湖者五十

膠囊迤西射陽湖共有三曲，計程三十里

且廣去廟灣海口為近

若以取直不過三四里，居民常欲取直以便宣洩，惜乎有司不為之請也

而後放於海，實瀕淮宣利害不止二邑矣，但二

渠志西引財貽天長以

漕艘達焉。估舶集焉。旱暵資焉。詢之居人云。淮  
城日增千金之利。荷戴

皇仁萬口。如沸。按明臣朱維藩重濬澗河碑曰。瀕河  
沮洳。易為平疇。畝陰通流。各循故道。而濱海一  
帶芻穀魚鹽之利。尾啣貫輸於郡城之下。商賈  
牙僧不召而集。櫓聲掉歌。旦夕相聞。以今視昔。  
豈祇頓還舊觀。夫前人數頃之陂。百尺之溝。所  
以為地方裨益者。史不以其小而。不書。矧茲百  
有餘里之支渠。公仰承

皇上德意為淮人世之利賴者乎。烏可以無述。

蝦鬚二溝

蝦鬚二溝以形名。蝦溝在西。鬚溝在東。東直而  
西。曲界山陽鹽城二邑。首起馬家蕩尾入膠隴  
河。逕廟灣以入於海。所以洩射陽湖之積水。不  
使為山鹽患者也。然非特山鹽已也。按敬止集  
自泰州新河以至興高寶鹽之間。為湖者五十  
有奇。獨射陽一湖更深且廣。去廟灣海口為近。  
五州縣諸水必注於此。而後放於海。實瀕淮宣  
洩之孔道。由此觀之。其利害不止二邑矣。但二  
溝創置不知何年。宋河渠志西引盱眙。天長以



來衆湖之水起揚州江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  
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有斗門  
有石碇鹽城極海固射陽湖徑路也而不見蝦  
鬚溝河防一覽南河志敬止集諸圖說而不之  
及殆以其小而略之也不知事關害利無論大  
小拔一髮而頭為之動尾閭不大於身口不盈  
三尺而舍是無以吐納則安得以其小略之善  
乎我

皇上三十八年之觀河也

諭大學士曰再將下河串場河與射陽湖蝦鬚溝數

處通流使水歸海此愛民拯溺之

盛心也而前河臣以病未即舉行

大司馬張公至上河漸次就理爰及下河時涇澗  
二河既浚治矣乃親至蝦鬚二溝按視先是童  
冢營不戒黃水漫溢山鹽田隴為淤沙所壓高  
至丈餘百里內彌望霜雪二溝之跡無存公  
率長史荷鉏掘視博諷父老彷彿辨其曲折用  
表識焉欲仍故則逢淤難就且費倍改易河身  
則多占民田失其舊跡公下長史博議左右  
遷避大端不出二溝故河形之間公再三審

鬚溝

蝦溝

視而後定乃細估二工東西相距八里俱起馬家蕩口鬚溝自李家庄迳裴家橋三官殿鶴兒灣至勝隴以達於海凡五千二百七十丈蝦溝自劉家林迳角子港楊家庄解港軋東溝衛家樓曲而東會鬚溝亦由勝隴以達於海凡五千四百丈三溝面俱濶十丈九丈八七六丈不等深一丈三尺及一丈八九尺不等費以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兩八錢有奇又慮河身淤久浮沙或五六尺三四尺不等挑而過淤難以置足隨挑隨淤功無期也加估除淤之費又不貲博

詢輿論僉云水通淤自滌故不拘原估丈尺遇淤即已除其土方以為梳篦油淤之項工既舉水行而上源日漸涸蝦溝口計五百丈鬚溝口計四百六十丈射陽湖東口計四百十七丈五尺則聽承挑官捐浚又自蝦溝口入湖蕩深處

西塘東塘二河在鹽城北

口入湖蕩深處凡三里初擬俟成

夏糧河

西塘河

東塘河

河後相機疏濬而水愈行湖益縮乃竟浚之夏糧河西塘東塘二河皆以導諸湖之流免鹽城之墊則用篦梳於夏糧之瓦子庄於西塘之老鶴尖於東塘之油葫蘆嘴凡五十二里去故增

鬚溝

蝦溝

視而後定乃細估二工東西相距八里俱起馬家蕩口鬚溝自李家庄逕裴家橋三官殿鶴兒灣至勝隴以達於海凡五千二百七十丈蝦溝自劉家林逕角子港楊家庄解港軋東溝衛家樓曲而東會鬚溝亦由勝隴以達於海凡五千四百丈三溝面俱濶十丈九丈八丈七丈六丈不等深一丈三尺及一丈八九尺不等費以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兩八錢有奇又慮河身淤久浮沙或五六尺三四尺不等挑而遇淤難以置足隨挑隨淤功無期也加估除淤之費又不貲博

詢輿論僉云水通淤自滌故不拘原估丈尺遇淤即已除其土方以為梳篦油淤之項工既舉水行而上源日漸涸蝦溝口計五百丈鬚溝口計四百六十丈射陽湖東口計四百十七丈五尺則聽承挑官捐浚又自蝦溝口入湖蕩深處凡四里鬚溝口入湖蕩深處凡三里初擬俟成河後相機疏濬而水愈行湖益縮乃竟浚之戛糧河西塘東塘二河皆以導諸湖之流免鹽城之墊則用篦梳於戛糧之瓦子庄於西塘之老鶴尖於東塘之油葫蘆嘴凡五十二里去故增

戛糧河

西塘河

東塘河

新費以四百九十四兩六錢計。凡為費者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兩五錢五分有奇。疏上。

上報可。公於是後也。至詳且慎。而際海之鄉。荒湖之畔。人居鮮少。鷄犬亦稀。公往來程度不計。其次為康熙四十年五月十六日。開放二溝。沛然萬姓。忭舞請於公。曰。

皇上憫我災黎。不惜大費。而登之衽席。豈惟山鹽婦子。高寶興。恭俱被之。蚍蜉之忱。莫由上達。惟大人急焉。公併據實以聞。自射陽既通。曩者蛙黽之宮。化為牛犢萑葦之區。長我禾黍。海隅

鄙屋咸知有生之樂。其欣戴

皇仁不亦宜乎。

黃河險要

粵自矜礫徙而禹迹湮、宋與遼人競險、欲回河  
使東而河之北岸益固、迄元恭定、河遂南與淮  
合而不復矣。河既奪淮、則淮思旁溢、淮揚受之。  
灌漕則漕常梗塞。天庾受之、引淮通漕、則必  
萃諸山河湖澤之水、以敵黃、黃不能容、奔放四  
大、往往失其軌道、而河亦自受之。故河之為患  
常劇也。我

皇上留神河務三勤

玉趾洞其機要、恭讀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上諭云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  
以至徐州迤南黃河細加看閱河底淤高以致  
各處受險二十一日又

諭云值四方無事之時欲將一切備舉事宜詳閱指  
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咨訪父  
老又問前河臣于成龍爾曾看過河南黃河乎  
對曰未也

上曰也須看看洎

大司馬張公之陸緯也諄諄  
訓之曰黃河何以使之深以此見我

皇上宵旰憂勤未嘗一日忘此河也公至仰遵

聖訓時水患方殷各工俱舉公左馳右駕之不暇

乃獨刺小舟沂大河直至開歸而返固已洞悉

河之曲折矣時清口既通淮流滂沛公慮河

之不敵漫溢為患也是以有請倍清河山陽安

東黃河南北堤岍之疏長湖一縷土堤卑薄者

凡一千六百餘丈城郭人民繫焉公是以有

請倍桃源南岍河堤之疏先是

上諭將黃河各險工頂溜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

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少一尺淺一丈則

徐州楊橫庄

邳州城字堡

桃源張家庄

安東汪家庄

各河攔壩

徐州北門迤西

石岸及楊家

樓至段家庄

月堤

睢寧王家堂

月堤作三

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則水由地中行矣。公

是以有別緩急次第興挑徐州楊橫庄邳州成

字堡桃源張家庄安東汪家庄各引河攔壩之

疏。碭山吳家庄工險難恃。是以有請倍壩臺築

月堤九百四十餘丈之疏。徐州北枕大河巨溜

冲射民喘為魚。郭家嘴椿埽韓家山一綫之堤

難資悍禦也。公是以有請建北門迤西石岸

六百五十餘丈及楊家樓至段家庄月堤四百

餘丈之疏。睢寧王家堂大溜頂冲月堤單薄難

决口未築逼近月堤工可省也。公是以有請

徐州城外數步即係石堤。昔桃伏秋汛時水与堤平。其甚危險。幸大溜中行。庶為安穩。

之疏。時家馬頭漏洩黃流。工險

內務土堤

上塵急焉。公督河官親自負薪龍門立合。又以外

偏湍溜內浸。驪河埽單立。是以有請內戢土堤

百七十餘丈之疏。馬家港誤開亦足以洩溢漕

之水。按今黃河所行古淮之身也。水經注淮水

至淮浦縣枝分北為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入

於海。淮水固當有別流。今安東古淮浦地。即以

馬家港當游水可也。公是以有請暫停築塞

之疏。童家營隔岸並韓家庄皆險汛也。河岸屈

徐州楊橫庄  
邳州成字堡  
桃源張家庄  
安東汪家庄  
各河攔壩

徐州北門迤西  
石岸及楊家  
樓至段家庄  
月堤

睢寧王家堂  
月堤作三

時家馬頭  
內橋土堤

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則水由地中行矣。公  
是以有別緩急次第興挑徐州楊橫庄邳州成  
字堡桃源張家庄安東汪家庄各引河攔壩之  
疏。碭山吳家庄工險難恃。是以有請倍壩臺築  
月堤九百四十餘丈之疏。徐州北枕大河巨溜  
冲射民喘為魚。郭家嘴椿埽韓家山一綫之堤  
難資悍禦也。公是以有請建北門迤西石岸  
六百五十餘丈及楊家樓至段家庄月堤四百  
餘丈之疏。睢寧王家堂大溜頂冲月堤單薄難  
决口未築逼近月堤工可省也。公是以有請

倍月堤為正堤之疏。時家馬頭漏洩黃流工險  
難訖。

上塵念馬。公督河官親自負薪龍門立合。又以外  
偏湍溜內浸蹇河埽單立。是以有請內戢土堤  
百七十餘丈之疏。馬家港誤開亦足以洩溢漕  
之水。按今黃河所行古淮之身也。水經注淮水  
至淮浦縣枝分北為游水。又東北迳贛榆縣入  
於海。淮水固當有別流。今安東古淮浦地。即以  
馬家港當游水可也。公是以有請暫停築塞  
之疏。童家營隔岸並韓家庄皆險汎也。河岸屈



曲遵

昔取直。公是以有請。各汎引河一道之疏。河至安東。濶僅六十餘丈。細已甚。最險者。無如韓家庄。便益門二處。皆緣時家馬頭。至尹家庄。河身太。岳陽岸沙。叻偏。流直射韓庄。韓庄以下。又挺沙。叻偏溜。直射便益門。堤高於城。安東危若累卵。若自時家馬頭引河尾。曲處挑直。使黃水建瓶。而下至韓庄。隔岸新淤。攔河沙洲。穿其中。使黃流直下。冲刷沙叻。則尹韓便益三險。工可平。而安東高枕矣。公是以有夷險護城之疏。童家

安東尹家庄

韓家庄便

益門黃河

曲處取直

引河

童家營月

堤

陳家社月

堤

龍潭口椿埽

辛家蕩

蕩

邢家河堤

倍薪

馬家港埽

加埽

營浚引河矣。漫工久塞。埽料陳朽。築月堤六百七十餘丈。迄胡家庄。為陳家社。外受黃水。內有伏泉。建月堤四百八十丈。為龍潭口。表裏俱險。工也。加椿埽五百五十丈。為枝套。辛家蕩在大通口下。黃河漫灘。不束以堤。懼壅堤之卑薄。不勝臨河下埽。藉以薪。凡二千一百三十丈。為邢家河堤。亦內外俱險者也。倍以薪土。凡六百五十丈。為馬家港。壩尾浮沙堆成。加埽護三百五十九丈。為並童家營。隔岸引河。具前不復出。公是以有八工並請之疏。其山陽汰黃堤海口

運料小河不具錄而陶庄引河與開海已則另有紀述凡公疏上無不立報可公無不立奉以從事故克有成績夫漢築宣房宋紀臺不通河之一隅耳今自碭山以迄海壩宣者宣塞者塞無尺寸之瑕以貽

廟堂憂從此三河順軌國儲民生永蒙其利則惟我

皇上知人善任而

睿筭又足以周之夫豈偶然哉

### 濬漕河

國家歲漕四百萬之粟以實天庾而恃一線漕渠為之血脉於北則資衛泌沂泗諸水於南由江入運資淮為多今之漕渠雖成於明臣平江伯陳瑄不自瑄始也按宋史河渠志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宋壅熙中轉運使劉焞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又按陳應芳敬止集論漕河建置云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

故跡經畫築堤界水然則南河之來舊矣第前  
代未有黃河也故不患淮之不足濟漕而常款  
避淮之險自元恭定黃河南徙迄於明代漕渠  
常有壅閼之虞則黃之為也然使淮流浩瀚與  
黃相敵則黃不入而運道常通乃前代猶以國  
計為重大挑小挑載在今甲慮至周也自改新  
運口廢天妃閘而迎清避黃之制變康熙三十  
五年黃淮異漲唐硬六壩盡圯淮流東注無以  
敵黃黃水倒灌直入漕渠淮不濟漕反借黃為  
漕由是沙停水壅渠身日墊高與堤平而司河

者惟務加堤而不知浚渠堤日加而水日高渠  
益墊及三十九年漕艘阻塞牽挽盤剝之苦有  
不可勝言者蓋渠之輟浚且二十年矣先是

上南巡大閱河工指授一切曾以運河淺濇

諭前河臣于公疏浚未及舉行明年

大司馬張公至次第興舉開海門而黃水歸漕矣  
闢運口而兩河交匯矣疏人字芒稻等河而澤  
國土作又矣塞唐堧六壩淮得併力禦黃轉弱  
而為強矣惟此一線漕渠因循弗治如國計  
民生何於是具疏上請

濟漕河自

會濟祠

至界首

凡三萬一千

本九丈有

奇

上亟報可自會濟祠起歷清河山陽寶應三縣訖界首凡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丈有奇費一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九兩八錢有奇節省踰三之一嚴冬風雪中公不時董督焉濁淤驟去雲日為青御尾千帆歌舞而度不復朝暮黃牛矣公來河上甫十閱月而百廢俱舉如此然非聖天子洞悉河渠破因循之積習不惜大費以成此從一線之咽喉不至今為梗哉

高堰大工

洪湖之堤而為堰也前無徵有之自後漢陳登始而明平江伯陳瑄繼之夫以七十二山河之水俱萃於淮浸山清桃河五州邑浩若烟海欲障以一綫之堤而資其利二陳始謀慮不及是予按今之高堰非復昔之高堰矣不但非二陳時之高堰並非復十數年前之高堰矣奚以明其然也宋史河渠志云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其後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

河以達於淮。蔣之奇入對，亦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通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可免風濤覆溺之患。乃謂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由是觀之，淮自淮，而湖自湖，不相混也。古老言童時，猶及見淮之東岸，湖隔其外。又言湖中有洪澤村，及舊街，居民皆數百家。今水落時，雲樹微茫，可辨頃年湖濱之壑種者。距堤猶二三十里，則元龍置堰之初，又可推矣。湖淮之合，不知何

年，大約自黃河南徙，奪淮之身，而淮壅自涸。堰不戒，濁流攔入湖中，而淮壅，淮壅而湖身日高。奔放潰決，淮黃失軌，齧運道，墊民生，十數年來，淮揚財賦無絲粟，佐縣官之急，歲煩賑業，猶不自聊。於是上厓

廟堂鑿輿三駕，周覽形勢，而知兩河之襟要，未有踰於經理高堰者也。歲己卯，黃淮交漲，堰之漫缺者，凡數十處，高寶堤亦被冲決。

天子慨然，思一勞永逸之計，謂舊堤單薄，徒費補苴，不足遏洪濤，而經久遠，非大為備築不可。乃以

武墩至崇樂  
橋凡一萬四千  
九百一十二  
尺有奇

舊憲臣董訥等十五人為分築以部臣范承勳  
王鴻緒等十人為督備 詔農部立給帑金一  
百二十八萬於是程蕃築酌茂險自武家墩至  
崇梨樹凡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有奇  
畫為三段經始小黃庄以南先所急也次小黃  
庄以北緩所易也又次周家橋以南需所塞也  
才經始而

大司馬張公以 特簡總河務至則互相商確大  
加鳩庀高杉浮江而下深葦並海而築採石南  
北之山調舟京口之路召匠老河之工土方以

武墩至小黃  
庄脩旧石  
堤

周橋之古堤  
天監二年  
黃洪二水各自循軌

原古石上皆厚  
朝引清流也置唐埂北  
二滾壩及天然二壩謹

遠近差椿埽薪束以水之深淺別高以二丈  
尺計厚以十丈計頂殺其二虞土工之糜費無

已也悉甃以石於武家墩訖小黃庄椿朽石歌  
者撤而新之於周家橋訖崇梨樹古溝訖六壩

天然二堤

清水潭

龍門

高洞  
高堰皆有  
大堤

宣洩也於清水潭龍門高澗高堰皆有大壩而  
龍門則增石級高澗則加外護高堰石岍傾頽  
為重葺之戒險工也六壩既塞湖水益盈則增  
通堰之高以三尺計澗以 丈計由武墩至運

武墩至崇樂  
橋凡一萬四千  
九百一丈二  
尺有奇

舊憲臣董訥等十五人為分築以部臣范承勳  
王鴻緒等十人為督備 詔農部立給帑金一  
百二十八萬於是程畚築酌茂險自武家墩至  
崇梨樹凡一萬四千九百一丈二尺有奇  
畫為三段經始小黃庄以南先所急也次小黃  
庄以北緩所易也又次周家橋以南需所塞也  
才經始而

大司馬張公以 特簡總河務至則互相商確大  
加鳩庀高杉浮江而下深葦並海而全採石南  
北之山調舟京口之路召匠老河之工土方以

武墩至崇樂  
庄脩旧石  
堤  
周橋至崇樂  
橋增新石  
堤  
天然二堤  
清水潭  
龍門  
高洞  
高堰皆有  
大堤

遠近差椿埽薪束以水之深淺別高以二丈

尺計厚以十丈計頂殺其二虞土工之糜費無

已也悉甃以石於武家墩訖小黃庄椿朽石斫

者撤而新之於周家橋訖崇梨樹古溝訖六壩

原無石工者增之塞六壩引清流也置唐埂北

壩北周橋林家西迤南三滾壩及天然二壩謹

宣洩也於清水潭龍門高澗高堰皆有大壩而

龍門則增石級高澗則加外護高堰石岍傾頽

為重葺之戒險工也六壩既塞湖水益盈則增

通堰之高以三尺計澗以 丈計由武墩至運

通堰之高以三尺計澗以 丈計由武墩至運

口而大堰。而裴家場倍故堤。創新堤。虞汎溢也。  
度六壩之廣狹。為清口之尺寸。開七引河。并力  
運料。小河自山陽至阜寧。亦境東坊。  
地方以復黃河。堤不之水。  
建祠宇。倚靈庇也。五里設防護。

黃河南岸老堤。至阜寧地方。東坎而止。嗣

後東坎以東。沙淤成地。民間逐年開墾。遂成膏

腴。自于堤尾接築新堤。以禦黃水。乾隆十年。河之

溜。倏射堤根。旬日之內。深至五六丈。以致堤勢而

決。是見黃河之不可不早為預防也。

公撤去。公獨肩之。  
不照其在高堰為多。至  
堰舊壩瀕危。公不避

雨風親督河負。搶護缺而復完。隨添設人負。協  
守以俟。工竣於時。西風大暴。浪濺衣衫。形之章  
奏。蓋非虛語。以是人人感奮。甫二年而大工遂  
訖。昨總漕桑公奉文閱實堤工。嘆曰。長虹萬  
丈。屹立如山。雖陽侯其如何。

國家億萬年之福也。是後也。費以百萬。千

百計。皆出自內帑。不發民間一夫。不科

民間一費。昔禹平洛水。經費無聞。漢塞穀子之

津河。伯許而薪不屬也。即如明臣李馴。潘公奏

兩河之績。為費不過六十餘萬。其時工役大抵



口而大壩。而裴家場倍故堤。創新堤。虞汎溢也。度六壩之廣狹。為清口之尺寸。開七引河。并力刷黃。備去路也。浚運料小河。惠不費也。鎮以鐵犀制蛟龍也。添建祠宇。倚靈庇也。五里設防護。負并高堰。高澗夏家橋要害之地。多置兵守備。緩急恪遵。

皇上保守高家堰第一要緊之

諭也。蓋自是年八月督備諸公撤去。公獨肩之。

公左紫石拂。精神無所不照。其在高堰為多。至昨年三月。桃汛大至。高堰舊壩瀕危。公不避

雨風。親督河負。搶護缺而復完。隨添設人負。協守以俟。工竣於時。西風大暴。浪濺衣衫。形之章奏。蓋非虛語。以是人人感奮。甫二年而大工遂訖。昨總漕桑公奉文閱實堤工。嘆曰。長虹萬丈。屹立如山。雖陽侯其如何。

國家億萬年之福也。是役也。費以百萬。千

百計皆出自內帑。不發民間一夫。不科

民間一費。昔禹平洛水。經費無間。漢塞歙子之津河。伯許而薪不屬也。即如明臣李馴。潘公奏兩河之績。為費不過六十餘萬。其時工役大抵

皆出里下不盡水衡錢也史冊以來成大功者  
不惜費未有如我

皇上者若乃方略皆經指授荒洲曲渚草木蟲魚皆  
藉

至尊之玉趾以為榮自此一片金堤與金甌俱固承  
命以趨走其間者亦何幸也

### 高堰土工

皇上之軫念民生亦至矣

鑿輿三駕首幸高堰

覽觀洪湖測量水勢以堤岍卑羸大發帑金脩築  
分職者皆滿漢節鉞之臣董理者亦極一時之  
選猶虞其未集也 特簡

大司馬張公總河務

臨軒嘉賞繼又以事權貴一

召回督脩九臣而以高堰專屬之 公 公益悚惕

承

武家墩至小

黃庄為一段

少黃庄至周家

橋為一段

周家橋至崇

梨樹為一段

命其經畫之次第可得而言焉先是部臣畫高堰堤

工為三段以武家墩至小黃庄為一段小黃庄

至周家橋為一段周家橋至崇梨樹為一段謂

武家墩至小黃庄在所緩周橋至崇梨樹見今

漫水無土可取且內有三坦未堵應俟堵坦之

後幫築武家墩至小黃庄亦俟彼時鳩工先於

小黃庄至周橋又畫為十四段令分脩各官承

築公至閱視河工自武家墩至小黃庄沿堤

排椿歌却堤身殘缺伏秋將屆勢難支也若待

中段工竣而後從事噬臍無及先是部臣題定

動搶脩之項時此項正絀乃咨商部臣以大工

帑內克費急遴員鑲埽以備二汛秋後再於堤

內加幫而高堰史家胡湯家西高堰坦北捐工

久度待其工竣始令分脩加幫未免遲悞並咨

部臣令分脩官備築而追其捐項以抵焉小黃

庄至周橋堤工將竣而值秋霖汕刷多有移咨

部臣促分脩官補築完工周橋至崇梨樹先以

茆家圍北坦唐埂中坦唐埂南坦三月西風大

暴湖水漫開於是六坦皆汪洋矣公令河員

賙脩其弗慎者堵塞其未脩者語在六坦中

公既塞六垣乃令各分脩加幫自武家墩以至  
崇梨樹凡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丈有奇  
椿以整木柴必丁鑲取土必以百丈外礮杵有  
程簽探有式稽勤惰嚴扣剋公時以單騎按  
視不避炎暑不置頓不費厨傳蔬腐自携蕭然  
菱舍所至案行文書清江行署無煖席半在湖  
堤至觸暑雨患店不知其瘁也公之清勤敏  
慎名實素孚故一時分築諸公無不踴躍從事  
甫二載而大工已畢其添置各險工月垣展築  
武墩以北崇梨樹以南堤工及通湖石工所省

浮費亦不貲而高堰屹若金墉矣夫成大功者  
不計費舉大事者不謀衆宋初遣使案行將治  
古堤議者以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堤以  
禦衝注之患是惜費也漢王延世善理河功費  
省約而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猶不能不簽夫  
也禹之開江河也民聚瓦礫悠悠之見所不免  
也即賈讓陳上中下三策亦但崇空語未見之  
施行自古廣大以給費專一以任人如我  
聖天子其舉大事而成大功也不亦宜乎

黃河取直

按物理論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楊慎謂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緯象河導崑崙山名地首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卻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卻南千里入隴首間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隴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東至洛會名地神上為

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  
八曲也東流過泲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  
虛星九曲也惟其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故  
河雖善淤而無停滯之患假令寸寸而為曲折  
則水阻沙停河之潰決不可勝言矣善乎我

皇上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閱視河工畢

諭大學士曰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  
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少  
一尺淺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  
水由地中而行各項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

溢之虞而下河之水患似可永除矣此真見河  
之貴直而不貴曲也四月二十七日復奉

旨黃河彎曲之處俱應挑挖引河前河臣奏稱徐州  
楊橫庄一帶已遵

旨陸續挑挖奉

旨凡有灣曲之處俱各挑直高郵等處運河越堤灣  
曲亦著取直會前河臣病沒未及舉行

大司馬張公至獨掉小舟沿沂南北河岸審視水  
勢見頂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叻挺出此河  
曲之故也於曲處挑挖引河以殺其勢則險工

自平誠如

聖諭因訊河官何故稽遲皆稱挑挖引河需費多挑後必逢大溜衝刷乃能成河若遇緩水率致於激例應追項是以人心懼縮公曰追項之例以警虛飾誤工者耳若實心任事挑後偶於此非人力之罪吾當仰乞

聖恩免其賠脩庶幾人無畏縮而直河之

諄諭可實見之奉行也公既於敬陳治河條例

疏內列請於是人人思奮矣乃申前

諭別緩急於徐得楊橫庄於邳得戚字堡於桃得談

徐楊橫庄  
邳戚字堡

桃談家口

黃河各庄

家口於安得汪家庄凡四處河形屈曲之險工

也而時楊橫庄為最急庄在黃河南岸於對岸

掘去沙壩為引河一凡千八十丈河首南岸置

迎水壩一迎挑水勢偏溜入河而徐州之險可

平矣戚字堡在黃河北岸於對岸挑引河一如

楊橫庄凡五百七十丈導河水直流南下而邳

州之險可平矣談家口河勢改易大溜外行工

可緩也故前估而今寢之惟張家庄在黃河南

岸大溜頂衝宜對顧家灣挑引河一凡九百二

十丈引河口下置攔壩一約水匯入引河而桃

談家口

在張家庄

源之險可平矣。汪家庄在黃河北岸，以挑汛水發沙吻，刷却自然成河，無庸施工。疏上

上亟報可，遴員開挑。而安東黃河，其身最狹，僅六十

安東別城偏也黃河南岸

里水勢收束太急，自時家馬頭至尹家曲甚對岸沙洲，偏溜直射韓家庄。韓庄

以下又突出沙吻，偏溜直射便益門堤，高於城

人居釜底。此韓家庄便益門於安東黃河兩岸

稱劇險也。公復率河員審視，自時家馬頭引

河尾曲處挑直，使黃水順流而下。至韓庄對岸

新淤截河沙洲穿中，引黃直下，冲刷沙吻，則尹

韓家庄  
便益門

韓二庄便益門三險可平，而安東城郭人民可

以高枕矣。北岸引河一自時家馬頭東對南岸

引河尾新河頭起，至便益門西河尾止，凡五百

四十丈。南岸引河一自韓家庄東對北岸引河

尾新河頭止，凡五百二十丈，皆遵

皇上挑曲取直之意。疏上天報可，次第鳩工。公往

來程課汛，負初懷懼，縮至是以請豁賠脩，因不

踴躍從事。六大溜平河直如矢，依稀百里一曲

千里一大曲直之舊歸墟，向若無所齟齬，永無

旁挺橫溢之患，而運道以疏，民生樂業，果不出



源之險可平矣。汪家庄在黃河北岸，以桃汛水發沙吻，刷却自然成河，無庸施工。疏上

上亟報可。遴員開挑，而安東黃河其身最狹，僅六十餘丈，萬里水勢收束太急。自時家馬頭至尹家庄，河身曲甚，對岸沙洲，偏溜直射韓家庄。韓庄以下，又突出沙吻，偏溜直射，便益門堤高於城人居釜底。此韓家庄便益門於安東黃河兩岸，稱劇險也。公復率河員審視，自時家馬頭引河尾曲處，挑直使黃水順流而下。至韓庄對岸新淤截河沙洲，穿中引黃直下，冲刷沙吻，則尹

韓家庄  
便益門

韓二庄便益門三險可平，而安東城郭人民，可以高枕矣。北岸引河一自時家馬頭東對南岸，引河尾新河頭起，至便益門西河尾止，凡五百四十丈。南岸引河一自韓家庄東對北岸，引河尾新河頭止，凡五百二十丈。皆遵

皇上挑曲取直之意。疏上，又報可。次第鳩工，公往來程課汛，負初懷懼縮，至是以請豁賠脩，固不踴躍從事。六大溜平，河直如矢，依稀百里一曲千里，一大曲直之舊歸墟，向若無所齟齬，永無旁挺橫溢之患。而運道以疏，民生樂業，果不出

我

皇上睿筭中矣。公於其所急者不敢泄泄以墮工  
於其可緩者不敢張皇以糜費則善體  
聖訓勿欺之學素所蓄積然也

武家墩至小黃庄石工

石堤之制於古未聞漢以後始見史冊漢武瓠  
子之歌曰隤竹林兮隤石菑師古謂石菑者重  
石立之後以土填築之即今石堤也賈讓奏治  
河三策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  
東郡平剗又為石隄使西抵黎陽觀下又為石  
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  
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  
三東云云而石隄寔廣矣然賈云皆前代所排  
創之固非一人成之亦非曰未有如我

皇上不惜數百萬金錢易高堰百六十之土隄而悉  
蓄以石者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旨蜀山湖黃家山石塊速差負採買輦至運河俟糧  
船回空令其滿載赴工所應用又奉

旨朕見洪澤湖與各河岬俱堆有石塊若水一至漂  
沒可惜嚴飭各官運赴工所敢將石塊木料貯  
水邊者法仰見我

皇上留神石工至精至悉矣

大司馬張公之莅任也於恭報閱過河工疏內一  
則云自武家墩至小黃庄堤岬排椿欹卸石隄

並未加砌甚屬危險臨湖釘埽並脩築石工估  
派備料興舉又以石工難立辦虞伏秋之屆臨  
湖釘埽宜先先是部臣承勳范公鴻緒王公題  
俟六埽堵後於大工帑內動支脩築公謂緩  
不及事咨商范王兩公急遴員給帑鳩工先釘  
外埽次戩裏堤即作幫築大工之項合疏上  
上亟報可而二汛可無虞矣五月二十五日復於彙  
報各工情形疏內以加砌石土請疏曰武家墩  
至小黃庄臨湖舊有石工僅出水二三尺不等  
必須加砌與小黃庄見脩石工等高並查從前

武城志  
少者左共  
拆砌石堤  
及在千石石  
廿六文定費  
六千五百二  
百單滿

領帑不脩情弊另疏題參九月十七日水落  
公親按視見舊石工椿朽石欹非拆砌不能堅  
久今於殘石工上疊柴實土以為越垣可以節  
帑速工創建石堤凡五千五百二十六丈費以  
六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二厘計先  
是公條河工事宜椿用整木不得截用已蒙  
俞允至是以高堰土堅與黃河不同整木難下仍用  
截裁省費八萬二千八百餘兩實六十萬五千  
二百四十八兩而前河官領過四萬七千四百  
八十五兩有奇久不脩工之數勒令還項焉疏

孝子身十

上

上俱報可以十二月初三日肇工時六垣既堵湖水  
雖落較常年猶深五六尺不等難壘越垣權宜  
於臨湖埽尾開槽一道深廣如石工丈尺匠作  
其中外以椿夾護臨湖之岬而所掘土仍補堤  
內土方於是工乃得速自武墩迄小黃庄石堤  
巍峙自公之仰導

睿筭始也夫黃河走沙遷移無定石菑未為永圖若  
湖澤積水岬土堅脆石工一立可以垂久而又  
省每歲增痺倍薄之費宜我

皇上之洞鑒不疑也

小黃庄至周家橋石工

高堰之形如偃月、風濤驟作、銀山湧地、雲嶺累天、鰲吸鯨吞、雷轟電掣、勢欲捲堤而去、自小黃庄迄周橋一帶、乃湖之腹也。東西相距百六十里、奔放淼茫、不知其際、明時決口多在此間、即三十六年大水、此地之潰堤、岍者亦十數處、前河臣請建石堤、為一勞永逸之計、費以五十四萬餘兩、我

皇上軫念淮揚疾苦、欲登之衽席

躬自省約、嘗膳不過六簋、御服屢經浣濯、獨至河工

則罄水衡之錢而不惜，堯舜之仁何以異此哉！  
乃前者泄泄相沿，以工段為奇貨，銜西山之一  
木，指東海之片石，具文報塞，莫可致詰者，十常  
八九矣。其實費實工，不過一二，畏謹之輩，當時  
所謂尋常無能之人耳。追維往事，猶為拊心。如  
小黃庄至周橋石工，領帑已五閱歲，遷延未竣。  
前河臣以病未暇鈎稽。

大司馬張公至，乃據實以聞。於是承脩諸負，悚然  
易慮。輦石燒磚，造舟採木，匠鑿丁丁，糜集工所。  
公觸暑衝寒，不時往來，程督之。於是工之始

者，奮半者倍。而周橋迤北之石工，乃舉昔知鑿  
投杙而偪陽，遂舉臨淮更帥而壘壁一新。同功  
異效，存乎其人。假非公四十餘萬金錢，不猶  
商於六里乎我。

皇上安民則惠，知人則哲。於此後兩見之矣。

周橋以南石工

按河防一覽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涸仍為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若一槩築堤高堰難保云云此據當時之高堰言之也今迥異矣自往者黃河攔入而湖身日高自六垸既塞而湖水加長其勢然也欲淮之全趨清口不得不束漫流漫流既束而其勢不容不盛向之亢者轉而為痺滄桑疊異安可泥成法以治之哉古溝至六垸舊有土堤當亦因湖水漸高而設固已與

潘公時異。今天與肇建土堤時大異。先是前河  
臣請建古溝以下石。工部議格不行。

大司馬張公之始至也。於恭報河工情形。疏內即  
申前議旋奉

上諭開報各工情形。復條奏曰。臣按臨湖石工。至古  
溝而止。迤下俱是土堤。歲脩搶脩。糜費無已。似  
宜脩砌石堤。目前用帑雖多。計數年後可省歲  
脩之費。宜於滾項告成。漸次興舉。會副憲王公  
紳亦經條奏下。公議工乃得舉。自徐項迤南  
迄林家西。凡二千二百五十九丈。費以二十萬二

自徐項迤南  
西移建石  
二月二年  
二百五十九丈  
費以二十萬二  
千一百八兩七錢二分八厘六毫計即取之高  
堰大工節省項內不另請帑疏上

千一百八兩七錢二分八厘六毫計。即取之高  
堰大工節省項內。不另請帑。疏上。

上亟報可。於是遴員分職伐石庀材。其地距清浦行

署百五十里。暑雨嚴寒。公日月省試。不辭勞  
瘁。焉以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日肇工。年

月。日報竣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夫以  
明時。任其漫溢之區。費金錢以二十餘萬。鮮

不疑為非常者。然地以時殊。逸因勞永。非我  
皇上大智若神。思深慮遠。烏能成此大功哉。



高堰首尾埽工

天下事皆不可刻舟而求江河之更變為尤甚  
禹之碣石今在海中宋之梁山今為陸地即如  
高堰十餘年前堤岬之外猶有孺地十里許秋  
冬水落居人耕作其中今大溜直薄堤根周旋  
不舍理水者安可以刻舟求哉徐埧汛棠梨樹  
迤南至秦家岡止高堰之首也向因地勢稍亢  
未估八倍築大工項內自六埧全堵湖水驟長  
此處堤岬反視通堤為卑西風鼓浪汕塌至四  
五六尺不等蔣埧迤北皆係土堤日消月削危

徐埧棠梨  
村迤南蔣  
埧迤北宜

鑲柴至以次  
捍護凡八  
百九十九丈  
費銀二萬九  
千三百五十五  
五分八厘二  
毫計

武墩至大墩  
舊堤加高倍  
首尾一千三百  
七十二丈  
大墩至裴家  
場新築一  
湖湖堤一

道以清  
治二工費  
二萬三千  
一十七兩  
計

險堪虞宜亟時丁鑲柴工以資捍護凡八百九  
十四丈費以一萬九百六十三兩五錢五分八  
厘二毫計於高堰大工項內開支武墩至運口  
高堰之尾也向者湖水未出視武墩迤南夷險  
自別故亦未估入大工案內自六坝既堵水勢  
全奔清口亦成險工若不資隄障收束散漫橫  
溢非特害民生亦妨國計自武墩至大墩舊  
有隄卑薄難恃宜加高厚凡一千二百七十二  
丈自大墩至裴家場向未有堤宜築攔湖堤一  
道以禦風浪濟運敵黃均有裨益二共費以二

萬一千八百一十七兩有奇計亦動大工項內  
前後疏上

上俱報可各遴負鳩工於是高堰之首尾隄岍完堅  
與全湖一律雖有狂飈怒浪無所虞其震撼矣  
是役也見區畫之密焉見通變之宜焉不然九  
仞之山墮於一簣千金之隄踈於蟻穴未見其  
有全功也然非

皇上至聖至明安能巨細不遺萬舉萬當哉

高堰四大壩

易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後世師之以治河故有正堤有月堤即賈讓所謂東郡白馬故堤亦復數重民居其間是也脩者謂之堤短者謂之壩以其傳堤而立如偃月形故謂之月壩亦名越壩多於決口脩建決口汕刷深不可立起而築之故亦曰越壩皆以扞禦險溜備重門之障也高堰大壩有四曰高家堰曰高良澗曰龍門曰清水潭清水龍門高澗淮湖之腹也高家堰淮湖之委也以茫茫數百里之巨浸蛟鼉出沒

於其中固兩鼓蕩於其內。西風乍起。白日雷霆。青天雪岬。鮮不望涯。而震蕩失魄者矣。而况以方十數丈之隄。當湖之腹。受湖之委。可為寒心。明時決口。多在此數處。季馴潘公塞諸決口。皆一日內。而高澗獨以五日。故高澗為尤險焉。我皇上之三閔河工也。無不首幸高堰。頃歲大加脩築。輦金錢以數百萬計。亦既克有成績矣。猶諄諄以固保高堰為第一。以至恐有地動雷震之變。咸入

聖心此

高堰大堤

大司馬張公之所以為高堰。經畫無遺策也。高堰大堤在運口。迤南四十里。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即月堤內建砌石堤障湖險也。四十年三月桃花水至。颶風鼓浪。衝潰月堤。直射石堤。堤幾壞。公晝夜立風雨中。董汛負負薪。權土塞之。并勒限補築。月堤危而復安。浪濺公衣。不顧也。而先是領帑壘砌者。草草塗飾。未數年而歌卸。幾盡石沉塘內。繕葺維艱。公令河負多方。岸水出。磚石置。越堤重加壘砌。費以一萬四千六百餘兩計。於是高家之險無虞。高良澗大堤在

高良洞大堤  
鑿後及  
新建月  
堤一百餘  
丈

高家堰迤南四十里。明時潘公塞之，有鼉吼之  
異。一魁楊公改為閘，前河臣靳公輔塞之，其地  
外薄湖內阻深，潭形如釜底，椿埽難施，屢戩屢  
圻。故頃雖大脩高堰通堤，底寬十五丈，頂濶八  
丈，而高澗之堤面濶不盈三丈，雖有石工不足  
恃也。公題建月堤一道，凡二百五丈，費以  
九千四百四十餘兩計。方遴負鳩工，而伏汛將  
屆，堤工緩不及事，乃疏請於石工外，簽椿布埽，  
以救燃眉。凡一百五丈，費以一萬二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六分六厘計。而時工料難以猝集，先

龍門大堤  
石工增高  
五級與以前  
石工一併凡  
二百一十丈二  
尺，費銀三千九  
百一十兩九  
錢一分九厘計

清水潭大堤  
增築月堤

準堤內圻處加外護三十丈，後俱竣工。於是高  
澗之險無虞。龍門大堤在高澗迤南三里許，原  
估臨湖鑲柴二路，後止一路，將一路節省，不鑲  
堤身單薄不足禦浪。公既題令承脩者，加鑲  
矣。又慮東越石工高止九層，視他臨湖石工差  
四五尺不等，一遇風雨積水無出，漫堤沒石，為  
患方殷，乃請增高五級，凡二百一十丈二尺，費  
以五千五百三十九兩六錢六分九厘一毫計。  
既倍其外，復峻其內，於是龍門之險無虞。清水  
潭大堤在龍門迤南十里許，積水停泓，最為險

要南北共長四十丈。脩築之後，旋即蜚陷，埽土無存。臨湖雖有石工，堤面不盈三丈，猶高澗也。乃請築月堤一道，以資輔車之勢。費以九千三百五十八兩計。於是清水之險無虞。此四堤者，皆堰之要害處也。地當屢決之會，功值垂成之日，小有罅漏，蘆灰不足塞，吾山不足平也。而自曲突徙薪時，視之鮮不以為過計矣。公毅然任之，我

皇上斷然行之，目今洪湖安流，桑麻彌望，敢忘聖天子之賜哉。

高堰大工外加高

連歲護險湖上深知

大司馬張公再增堤岍之議為最善云。公之疏

曰：高堰一帶堤工，前部臣估築時，六堤未堵，水勢淺深未得其實。今塞六堤，淮水復由故道會黃入海，水勢加長，全湖形勢可得其真。今三月初，桃汛始至，猛風驟作，臣見沿湖柴工，卑者初浪掣土，再浪掣柴，惟高者風浪不能撼越，可見愈高愈有裨益。臣委負測量，高者五六尺不等，卑者二三尺不等。桃汛初至，勢已如此。伏秋二

高堰堤自

武墩至棠

家墩加

造崇棠

西七尺凡一

萬四千九百

八十一丈二

尺三寸

費以

萬九千三

百三十一

又二千

音計

汛殆必有加臣博詢修防之法僉云通工加鑲

柴工以七尺為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

二尺以次遞加高出水面七尺可以無虞起武

家墩迄崇梨樹凡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

尺三寸費以二萬九千三百三十一兩三分有

奇計蓄清敵黃金恃高堰堤工堅固云云

上報可於是夙夜趨工益寡裒多鑲築如式夫投千

金於鼉窟委萬簣於蛟宮而無當輕重之數者

智不足也增一尺之高等尋丈之用而全功為

之倍勝者識有餘也洪湖之浪與風合勢居堤

下者每當風雨之夕遠在數百步外飛濤濺沫

直駕簷楹而過之非氣雄膽勇者莫敢頃刻立

堤上而其中堤面也則有浪窩其越隄而汕坡

陀也補苴動費金錢不貲不獨臨湖之抽掣柴

土已也自公增高七尺以來每於西風乍起

捲浪成山蹴天為白獨坐湖上諦視水之情形

怒號而來及堤之半而止不復能踰所加分寸

如崇墉天塹雖許少秦成超超却步而無奈何

焉然後嘆其謀之善也然非我

皇上神智遠識烏能至再至三有請必

允為高堰收萬全之效哉

徐州郭家嘴險工

春秋時吳防山以壅水遂滅徐宋蘓軾知徐州會河決曹村溢於南清河匯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率其徒持畚鍤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城卒全又請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徐城累中水患舊矣然在宋時黃河猶循開濮之間北去未與城逼也自元泰定以來河日從而南徐始有河患明天啟四年河大漲潰北城而入民幾為魚徐城保障頽可忽乎哉



大司馬張公之捧

簡書而來也。於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恭報河工情形。疏內即以徐州郭家嘴之險工宜備請。

上可其奏。乃率河負相度徐州北枕大河。為漕黃之會。隔岸沙叻。挺入河中二里許。大溜直射郭家嘴。一不戒。城郭人民委洪濤矣。欲殺其勢。莫若於沙叻開置引河。俟伏秋猛汛。資其冲刷。河流直下而險可平也。又郭家嘴舊有石工。至北門迤西而止。又西至段家庄。無有歲煩椿埽補苴。

郭家嘴引河  
勿開引河

北門石工埽  
至北門止

楊家嘴  
迄五家  
在月堤

一時宜加砌石工。不獨可保城池。且省歲備費。又蘓家山石叻截河。故南岸韓家山一帶迎溜崩。歌實逼徐城。宜起楊家樓。迄段家庄。增築月堤。以為重門之障。石工凡六百五十一丈三尺。費以五萬七千五百兩計。月堤凡四百五十五丈。費以四千六十五兩有奇計。奏上。

上亟報。可以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肇工。

工竣。沙叻開而險溜之冲射可無虞矣。月堤築而舊堤之卑羸可無慮矣。石工增一勞。永遠費省。而工亦倍矣。夫徐州禹貢九州之一。而古大彭。

氏之國也。維土五色，蠙珠浮磬，織繡之屬，敦倍他邦。黃樓雲龍之勝，槩在焉。然其地為水所湊，而大河尤逼，城壞壓竟，可不圖歟。公遵皇上直河之

諭，與仁民愛物之心，為徐人計久遠，我

皇上復不惜大費，以果此役。徐人自今其高枕乎。

高郵州城南石壩

高郵城南減水五壩，改曰滾水壩。前河臣成龍于公之所題建也。減水則常通流，滾水鍵而不通。一有異漲，水從壩上流去，所以然者，運河之水宜蓄，減則虞涸，故也。會于善病未及鳩工。

大司馬張公至，乃申前請，親行相度。時高郵湖勢涵湧，由城南柏家墩二壩流去，不能匯入人字河。故常為興鹽諸邑患。請於秋盡，水落舉改壩。之後，於壩下開置引河，導重湖之溢，流入人字河，以達於江。則

皇上軫念災黎去下河積水之

殷懷可釋矣但欲水趨人字河不塞南關柏家墩

二壩水勢不回遽塞舊壩而所遷之新壩未建

孟城巨浸將至壅閘橫潰先後之序不可不亟

講也於是先估南關大壩迤南遷建大滾壩一

凡六十六丈費以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兩八

錢二厘八毫計車邏壩迤南遷建滾水大壩一

凡六十四丈費以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兩九

錢五分二厘八毫計並塞南關柏家墩二大壩

共費以三千三百九十一兩五錢三分計新壩

高郵南關  
大壩迤南  
遷建滾  
壩一凡字  
六丈  
車邏壩迤  
南遷建滾  
水大壩  
凡六丈

既建以為後圖又五里八里二小壩皆五減壩

之數也見在堵閉俟二大壩工竣永塞焉疏上

上亟報可乃遴負肇工 公時乘小舟省試新壩次

第告成舊壩乃塞並於新壩下接挑引河而興

益諸邑沮洳頓消桑麻被野人有更生之樂矣

童家營

童家營黃河南岸之險工也。自康熙三十五年大水堤潰，黃河南入射陽湖，山鹽腹產化為沙磧，民間立墓不可辨識，往往以雞入地丈許探試而後得之，其不得者夥矣。每當風雨，居人輒以龜目復赤為憂，言之可為於邑。後決口雖塞，歲久椿埽朽爛，戒心往事。

大司馬張公所以於請倍山清安三邑堤工之外，又有童家營越堤之疏也。蓋是時六壩既塞，淮黃交會，水勢加長，而黃自安東以下，河身寂狹。

童家營屬之胡家庄  
堤凡六百  
七十丈  
童家營屬  
直開引河  
凡三百丈

以雷霆震撼之勢乘朽爛之工必無幸矣公  
於是單舸相度填築內戩一百五十五丈又自  
童家營屬之胡家庄添築越堤以為重門之障  
凡六百七十七丈共費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一  
兩一錢有奇計又慮童家營隔岸黃河曲屈逼  
溜南趨遵  
自取直開掘引河一道以殺其勢凡六百二十丈費  
以四千一百八十五兩計疏上  
上亟報可是後也所以慮患者周為山塩民保護者  
不遺餘力惟

皇上洞悉河形故有請必得假令司河者憂患豫防  
戒心蟻穴豈有三十五年之患乎

九里決口 稽家閘缺口

五帝德莫盛於堯而有九年之水殷賢聖之君  
六七河水為患至於五遷漢文恭儉海內富庶  
而有棗野之後宋首仁宗天聖以後河患最劇  
議論亦至多蓋大苗大患天之所以開聖人憂  
勤非是不顯經綸非是不立謀謨方略非是不  
傳而其晏安無事不載於史冊者其世可知已  
我

皇上功德巍巍遠邁前代調租發帑宥過祥刑世已  
躋於春臺人盡登之壽域乃三十八年天作淫

雨淮黃交警災及淮揚此亦氣化適然何關人事乎九里決口在高郵地方與邵伯同時冲決者也。漂人畜蕩田廬言之已為於悒而時重運方屆冒險而越者為溜所掣喪十數舟餘人膽落無敢復問津者。於是京口瓜儀之間銜尾而停滯者四千餘艘。過淮之限已踰。官司環視莫可如何。於口外架木為梁懸絙度舟。千夫共挽一艦於魚腹爭命。曰不能過數舟而限轉迫矣。皇上是以有九里邵伯更樓等處官負必須叅處之嚴綸也。

大司馬張公至於邵伯。拿問始禍之負。置無祀鬼神於壇為文祭之。人人感泣。親臨決口指揮吏卒萬夫同力。一掃竟沉。邵伯之龍門既合。乃至九里決口。亦如之。決口亦塞。漕船乃通。次第而達。

天庾矣。稽家閘一名鮒魚壩。前河臣開以洩異漲之水者也。公初閱視漕河。知此口原為減壩。湖水方盛。邵伯南壩既堵。若將此口築塞東岸。堤工可虞。應留以備宣洩。秋後建閘以資啟閉。既經題報矣。後思漕河患盈者其變患涸者其

即伯回河  
南昭關廟  
改建滾水  
壩一產

常流而不塞。明年重運經由水漲則有掣溜之  
患。水縮又有稽留之患。莫若塞之便。乃估工費  
度地利於舊閘迤南昭關廟。改建滾水壩一  
座。瀉溢漕之水。蓄利運之流。視閘為勝。壩高河  
底一丈。口濶十丈。費以四千四百兩九錢二分  
六厘計。堵舊缺口費以一萬五千八百一十六  
兩四錢一分八厘計。共費二萬二百一十七兩  
三錢四分四厘計。疏上

上報可。而稽家閘之口亦塞。二役也。前以勇成後以  
徐訖。皆稟自

皇上睿裁而淮揚之患紓  
天庾亦以利賴矣



碭山縣吳家庄險工

治河如防寇然城郭不堅則啟寇心隄防不固  
陽侯闢之其患有難言者矣昔莒不戒申公池  
上之言決旬而楚克其三都城郭不堅之效也  
漢不納馮遂之奏後三歲河決館陶灌四郡三  
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頃深者三丈壞官亭室  
廬且四萬所此河防不豫之效也故治河者寧  
為曲突徙薪之計無為焦頭爛額之舉不可以  
不慎也善乎我

皇上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之

諭前河臣也。今歲雨多水大，河道堤岸宜加防護。該管大小官各務盡心。

又諭以黃河灣曲之處俱宜取直。

大司馬張公之請

訓百也。曰黃河何以使之深。未雨之綢繆可謂至哉。吳家庄碭山縣黃北岸之險工也。按河自梁宋而下及碭，其身漸狹，地勢南高而北下。驚灘怒湍，鳧雁不敢停，魚龍不暇瞬，岩可知矣。吳家庄當大溜之衝，舊有壩臺，秋水大漲，坍塌危險，幾至不支。公親履其地，見壩臺單薄，宜加寬厚。

加倍碭山

吳家庄堤

臺二百零八

丈三尺創建

月臺堤九

百四十三丈

以資捲埽備防。又慮壩臺孤峙，內無重門之障，亦非設險禦暴之義。於是創建月堤焉。而吳庄之險劇，永可無虞也。月堤凡九百四十三丈，加倍壩臺凡二百四十八丈三尺，共費以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六錢六厘六毫計。疏上

上報可。自公蒞任大河南北數千里，未嘗有一綫之罅，方且效圖翠媯，負卷水壇以望聖人之巡幸，豈不休哉。

桃源縣黃河南岸堤工

堤防之設自禹已有之宋著作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三篇言破伯禹古堤逕牧馬陂從禹故  
道云云黃河之逼懷衛也其地平行挾沙散漫  
非堤以約之奔放四大何所止極哉漢平當言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其亦未之考也桃源縣負河而面湖最稱險劇  
崑倚一綫之隄為之屏蔽

本朝康熙六年決烟墩次年決黃家嘴十年決陳家  
樓又決七里溝十二年決新庄口皆糜金錢經

數年而後築塞則其岩險可睹已夫桃源居淮揚之上游。蟻穴一不戒。勢必潰洪澤之隄。牽淮東瀉。而運口淤漕。河堤岸盡破。淮揚生靈無不被其害者。即往者烟墩之決。濁流攔入。洪湖口雖淤塞。而沙不去。歲久成洲。幾三十里。塞淮門戶。使不能出。運口遂為平陸。塵

廟堂憂。因有於洪湖深處另闢一河之

諭。大司馬張公至尋繹

聖訓。細按形勢。博採之官私輿論。疏七引河而後。淮黃始會。漕艘始通。淮揚乃獲有寧宇。用力之難

加幫桃源

加幫桃源  
長湖一帶縷隄凡四千二百餘丈。卑薄不堪。表裏受水。在在堪虞。應動帑加幫高厚。以資捍禦。凡四千二百餘丈。蓋前會估案內之數也。公

如此。然則上游隄岸。蓋可忽乎哉。公當大工

並舉時。即以山安清黃河南北隄。岍宜加幫。築

上請語。在黃河總述。桃源南岸隄工。公閱視

長湖一帶。縷隄凡四千二百餘丈。卑薄不堪。表

裏受水。在在堪虞。應動帑加幫高厚。以資捍禦。

凡四千二百餘丈。蓋前會估案內之數也。公

以大工並舉。經費浩繁。乃擇其中最急者四段。

凡一千六百餘丈。先倍之。而緩者以為後圖。疏

上

上報可。遊貧鳩工。增卑倍薄。於是上游之屏蔽固而

下流亦恃以無恐矣。夫河工之救也，喜事好作者，勢可緩而故急之，太府錢不足供其揮霍也。濶略者，厝火於積薪之上而不知患在眉睫之前而不覺，一旦有警，邀幸補救而所喪多矣。公於此後得緩急之宜焉，然非我皇上指授何以得此哉。

駱馬湖竹絡壩

瓠子之歌曰：隕林竹兮隄石苗，此竹絡之始也。其後王景塞館陶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後世遵用其法，駱馬湖口之有竹絡壩，自前河臣新命王公始也。壩在宿遷縣黃河北岸，長五十五丈，以節宣黃河大漲之水。比來黃河身高，康熙三十八年大水漫溢，鑿壩二段，共七丈。於是黃河流入駱馬湖口，匯入中河，避險之運道為梗。四月二十八日，皇上特諭前河臣將駱馬湖口黃河倒灌情形確勘。

駱馬湖竹絡壩  
文

黃河由何處灌入何以使黃水不致內灌即行  
奏報先是三十七年會勘鄧之琮領帑承備弗  
慎致圮於水未經報銷

大司馬張公至親詣查勘悉具其情形以上謂宜  
亟堵二缺口以禦黃水無使淤澱中河缺口既  
堵然後酌熬中河頭壩引駱馬湖水由舊中河  
逕石閘以入黃河助黃刷沙假遇黃水大漲虞  
其倒灌則閉閘以禦之而此閘係李經邦承備  
金門下窄上寬板不能下改備金門如式挑挖  
引河深通然後議堵中河引水入黃所為籌畫

經如前  
備金門如  
式修築  
引河深通  
然後議堵  
中河引水  
入黃

李經邦  
閘壩之

者甚晰

上報可閘除舊磚石錠錫留用外並挑築河堤費以  
七千九百五十九兩九錢五分四厘計竹絡壩  
費以三千五百三十五兩有奇計遴自鳩工而  
於原承備之人追抵昔晉富平津河橋之成武  
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明  
不成而况此閘壩實關國計民生倍蓰富平津  
渡者乎

皇上聖明無微不至燭靡廢不舉駕百王而超千古已

邵伯鎮在  
高郵南八  
十里

邵伯更樓

邵伯鎮在高郵州南八十里。即運河之東。岍晉  
寧康十年太傅謝安出鎮廣陵。以湖水歲沒。民  
田為築平堤。隨時蓄洩。田乃有秋。民以為甘棠  
之澤。名其湖曰邵伯湖。堤曰邵伯埭。唐李吉甫  
宋薛奎吳遵路柳庭俊向子諲累加脩築。明洪  
武九年又脩之。萬曆十七年總河潘公季馴建  
石堤一千二百八十五丈。補舊石堤六百一十  
三丈。十五年淮湖交漲。決邵伯鎮南小埧椿板  
凡三處。郎中黃日謹三閱月塞之。二十八年總

三十八年  
邵伯更樓  
決口百

河劉公東星開挑月河一十八里濶一十八丈  
並建減水石閘一座天啟四年朱國盛以邵伯  
湖游浪西風驟作往往觸石覆舟乃運土實基  
外甃以石內布椿板堤外復種芡柳以捍驚濤  
本朝康熙十四年堤潰十五年又潰總河靳公輔塞  
之蓋邵伯鎮居淮湖之下興泰寶鹽之上蟻穴  
一不戒淮揚並海人畜田廬委諸魚鱉其地險  
故往多潰決而前人之計畫亦至周泊三十八  
年黃淮交漲高堰失守高寶迤南潰漕堤凡數  
處而邵伯更樓決口幾至百丈漂人民河湖渾

合浩若烟海時重運方北及決北為奔溜所掣  
多覆溺有建議於湖中揚帆以渡者猝遇暴風  
碎糧舟以十數計於是長年瞻落矣則蓄縮而  
滯京口及瓜儀一路者凡四千餘艘過淮之限  
久踰既已無可奈何乃架木為梁懸鐵絙數人  
共挽一舟日不能三五艘瞿塘艷瀕不足以喻  
其險蓋運道之艱于斯為已極焉

天子憂之特遣部臣壽鼎喻成龍督催河官築塞久  
未就

詔書切責會



大司馬張公至時以閱視淮揚一路運河駐節其地遺民男女之環轅而泣者千百為羣皆言本鎮之決由某某私撤椿料鬻之為利致吾儕室家漂沒死者魂悲蚊窟存者命同蛙黽始禍有在惟大人哀憐

公乃叱伍伯縛某某置之揚州獄以謝邵伯民又恐死者為厲祀之於壇自為文悼之於是莫不感激流涕悚然用命初湖勢瀰漫措手無地至是水微落髣髴有跡可求公指目其處急進埽一个竟成龍門驟合而糧艘以次銜尾上矣

二十九年  
邵伯更橋  
決口塞

是役也費以一萬計惟邵臣終厥始惟公成厥終惟

皇上蚤夜焦勞遙授方略於其上皇哉瓠子靈平不足擬其萬一矣相傳龍門之將合也若有物從而去之者此又與季馴潘公黃浦大澗之事後先輝映豈偶然哉

黃淮交會

自昔淮行於南黃行於北獨自達海者也黃與淮會變也宋元以後黃淮合矣資黃濟運用淮刷黃昔取其分今取其合淮不與黃會又變也大抵淮之與黃合也其勢必強其與黃離也其勢必弱強弱之間治河者之所務圖也數年來黃淮失軌運口於為平陸陽侯之與支祈其間濶也久矣

大司馬張公之膺

簡命也恭請

訓旨

上曰黃河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大學士僉謂公曰。宜敬繹斯語。蓋黃不深則攔入運口。所病者在國計。清不出則漫入下河。所病者在民生。大哉。

聖謨固已抉理水之精微。握卒成之全筭。黃淮會萃。前定於片言中矣。公至首宣。

聖訓曰。講求所以深黃出清者。於是言人人殊。有欲用鐵龍爪揚泥車。往來蕩滌者。公曰。此黃庭堅之所傳以為笑者也。前剔後淤。何損於河之

尺寸乎。有欲復老黃河者。公曰。昔季馴潘公已力排之矣。有欲引睢水助清刷黃者。公曰。睢水洧流無裨實用。且遠在百數十里外。費鉅而難成。皆築舍也。至出清則全無一策。公於時不避暑雨。戒騶從。挈一芥之舟於河。則自開歸至雲梯關以下。於淮則溯洪湖。至盱泗以上。探龍宮睇蛟島。博攷圖經。旁諏父老。片善一言。靡不延納。憮然曰。欲深黃其必開海口。欲出清其必塞六壩乎。夫海口不開。譬人之饕餐者。果於腹而尾閭不暢。未有不脹悶者也。六壩不塞。

譬彼漏卮隨注隨竭未有停蓄而資吾之用者也且夫深黃出清其途似殊其實相為用黃不深則常虞倒灌而清不出是治河即所以治淮也清不出則無由冲刷而黃不深是導淮即所以導河也

聖慮淵深當不越此於是拆攔黃埧杜諸決口倍大河南北之堤束水以攻沙向之河身三四尺不等今至四五丈而黃深矣於是堵唐堧六埧開張福裴塲張家庄帥家庄爛泥淺三汛諸引河挽全湖之水涓滴不使漏洩向之清口堙為卒

陸者今且浩然沛然而清出矣清出則轉弱為強黃深則化強為弱強弱之勢既易而後淮乃與黃會焉蓋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也萬口歡騰衆目咸睹謂非

聖天子之睿筭不致此夫自古之談治河者紛如聚訟漢爭屯氏宋籌二股終莫得龍伯之要領上無聰明果斷之君下無股肱宣力之臣而以大患大災任之氣數故也我

皇上以灑澹奇功約之兩言如義畫禹疇千變萬化固不在其環中公復推而衍之默契

聖心卒使淮黃順軌上裨國計下奠民生  
主聖臣賢於此具見之矣烏可以不書

時家馬頭

按桓譚新語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  
六斗泥抱璞子曰寸膠不能理黃河之濁宋河  
渠志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又曰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逆遷淤澱久而必決又曰黃河之性  
急則流通緩則淤澱是以治河者欲使水之急  
行則固隄防以束之水行而沙行自無潰決橫  
溢之患矣時家馬頭在安東黃河之北岸決於  
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發帑十萬餘金委負堵  
築久不就於是河流旁洩而力愈微下不足以

攻海門之堅上則灌運口漲淮湖而淮揚舉被其虐三十八年三月初一

上諭前河臣曰時家馬頭暫緩備築俟黃水流定汰黃堤築成之日再行堵築時水勢方盛宜少需也四月二十二日又

諭曰時家馬頭如果成功即將各項捐工人員照運米人負議叙二十三日又

諭曰時家馬頭舊河從前淤墊之處挑挖引河決口趁此時亦應堵塞閏七月初九日又

諭曰時家馬頭最關緊要如有備築機會恐致遲悞

不拘何項錢糧動用我

皇上四海為心萬幾在御而於此一工孜孜注意蓋

洞知千金蟻穴關全河之大局也次年夏

大司馬張公至乃疏劾其冒帑者與其遷延以為利藪者直遵

上旨發帑以鳩工遴賢負以辦理公親秉鑿鼓立

於千畝萬鋪之間苦雨淒風不避也狂飈怒浪

不驚也一掃五衆膽生負薪者捲埽者鑿坏者

攻木者索綯者手牙籌而給青蚨者肩相摩焉

趾相錯焉聲相和焉晝則金相聞夜則燎相警

時家馬頭

決口塞引

河心成

陽侯戰蛟螭潛不踰時而決口遂塞引河亦成  
數年難填之巨壑埋於一旦淮既通而黃亦順  
軌歸墟向若非我

皇上聲靈震疊指授精詳何以臻此哉歎子靈平渺  
乎不足道矣是役也費以一萬四千三百計於  
冒帑者徵償焉

陶庄引河成

傳曰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又曰非嘗  
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如我  
皇上陶庄引河之後不謂之非常豈可得哉先是  
皇上以黃水之墊運口也於三十五年閱視河工審  
視水勢

命開支河於清河之東引黃北趨過惠祠而後與淮  
合流以入於海又於清河南岸親標御擬築  
截河大堤逼溜以歸引河淺識者咸疑洪河巨  
浸非一堤所能回且河不兩行竊然虞事之

集也已而更歷數年屢挑屢塞御垣亦圯於  
水人益疑之惟

皇上睿斷不移仍

詔河臣力圖開鑿

大司馬張公至親履其地按舊迹浚治之河流始

通會

皇上深念運口倒灌之故

命

大司馬條具以聞大浚引河增築東西垣臺及

兩垣之間倍黃河南岸四百餘丈入河心者以

十丈計費各數萬工成溜雖北向而時黃河消

落引河之首猶亢於黃一丈尺許黃未即入因  
止不復開放然

聖心未嘗一刻忘此河也今春淮西道張弼奉支引

見 陛對之次

上曰我陶庄引河如何對曰已成

上曰何不開放豈非畏淤乎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黃河驟漲引河南岸日漸衝刷黃流盡趨

北岸鏡水澄瀾與天同碧濁河一線微茫如黃

道之綴烟霄而已入秋河水益落乃反奔湊引

河之中浩浩不可天闊淤盡滌岸盡摧混然合



四十年引河成

為一河不復溜渾之能辨時

法駕觀河將至瑞應先呈若

天鑒

皇象而陰令百靈為之盪滌者神矣哉聞之

大司馬云自清河以下地雖沮洳土猶疏斥惟引河

六七里間盡油淤工徒不能以足以手掬泥且

之所洶經宿平復有同息壤故開浚為難而河

自謹堤防導淮湖冲刷衆而河身日深勢不與

新河相接強而之必不入反慮淤此湫見之

所疑而黎民之所為懼也天以非常之功待之

聖明堅斷於數年之前而符契於數年之後易曰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昔巨靈得老子之道而華嶽中開

夸娥畏愚公之言而大行他徙矧我

皇上聲靈赫濯方制萬里百神為之效職成豐功而

通呼吸又何疑

下河水患悉除

前此之水患在下河設專官以理糜金錢數十萬訖無成功非智盡而能索也漏洪塘激清口塞海門淮黃二瀆不復循其故道則汎濫橫決盡轉而注之東南哀此下河民幾何其不魚鱉也自

大司馬張公至決排疏濬一切奉

天子詔書及面授方略從事堤六埧以塞漏卮疏運口以達清流開欄埧以通海口於是淮黃交匯向若歸壑涓滴不及下河而山益高寶興秦江

都茫々烟海之區下者長水黍高者反虞允嘆  
浮家泛宅之民安其田里飽嬉恬養而娛化日  
乃知上河治則下河自治大哉

王言挾理水之要確乎其不可易也或者謂下河治  
而上河之局鑰益固則危高壘浸洩盱利害相  
半非多徑竇以舒其怒未為全策也是大不然  
夫今之言宣洩者大抵援孟子排淮泗而注之  
江一語謂自龜山之枯河歷天長六合以達於  
江舊是隋煬帝所開風雨之際隱有帆檣雲樹  
之形鑿以通江可洩淮湖之漲與孟子語合此

妄說也自春秋時吳開邗溝兵交上國淮始入  
江禹時原不與江合戴陽以為記者之誤非無  
據也且淮入江之路即今運河其不足洩淮之  
漲明矣舍是而別鑿一河綿地三百餘里隔限  
大山阻僵石壞田廬夷丘墓高下不齊曲折異  
勢小鑿之不足為有無大鑿之則勞費不可以  
巧歷筭為此說者是智過於神禹而問學什百  
戴陽也或又曰唐運道即煬帝所開枯河由江  
入淮說無據此又全不見史書鑿空憑臆敢為  
妄言以欺世者也按唐宋貢賦皆由邗以達淮

由淮以達汴清口以南與今之運道無異昔宋  
天禧中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譚稹為制置使  
欲開一河出宣化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  
屬子謹視之子謹曰運河高江淮數倍自江至  
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濟昔唐李吉甫廢埽置堰  
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始通此唐宋運道  
由邳達淮之驗也而唐書食貨志載裝耀卿條  
漕事便宜曰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  
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劉晏領諸道  
租庸使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

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  
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歌艚支江船  
二千艘每船受千斛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  
皆自知溝達淮何有從天長六合間別尋支河  
入江之說哉總之海門深通則黃流自駛清口  
大闢則淮漲自平上下河兩利之策無出於此  
舍是而妄談宣洩之法兒童之見也

海口澄瀾

孟子曰禹以四海為壑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  
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莊周云夫海千里之遠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九年十潦而水弗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涯不加損又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而至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雖有神禹豈能離向若而別求徑路哉自攔黃  
之誤設也河與海隔黃不至雲梯以下而潮汐  
之積淤不去自清口之壅闕也河與淮隔而石

水六泥天日為之失色莫可如何也

大司馬張公簡昇河務各工具舉一切稟遵

聖訓兢兢以通海口開清口為首務未幾淮與黃會

又未幾淮黃皆與海會初二瀆入海之徑不絕

如綫至是深廣殆三四百丈公雖戴星不遑

以海口所關最巨時乘小舸相度少有一芥之

梗撮沙之淤親督河兵抉去之加以四十一年

東水捲地而未楚豫安廬洪水崩山淮黃交張

泐怒碎碇之勢為新成堤岸所鈴束其氣無所

發舒盡萃而委之於海門益加深濶一望滄

茫不可以里數計况竿續蔓亦無以測其淺深

也更異者自清口至雲梯以下纚迤三百里間

黃水全涿清淮之色潭影沉雲朝霞在水游鱗

歷々可數掬水於盂試之澄徹至底翻疑河水

重濁一石水六斗泥大司馬長史張仲弓之言

以為虛語是行也淮揚道王謙淮西道張弼俱

從大司馬而東還言其異如此而東安同知

裘陳珮為予言公之按海口也駕一葉之舟

直至大洋覽觀水勢時早潮將來天地為青浪

靜波恬一碧無際但見山島踈峙海鶴迴翔於

霄漢之間俯眺十洲扶桑可指洵足樂也 大  
司公猶欲鼓棹以進榜人不可乃已還泊于六  
套之荒汀是夜西風大作若不亟還殆叵測吁  
公之心神鬼欽之矣而我

六套在阜寧縣境于今六套地方一功不信而有徵哉  
延東又有七八九套皆近來新淤灘洲也

### 馬家港自塞

先是馬家港之誤開也黃河北徙糜金錢費壁  
馬累年築塞不能就雖安東以下河身漸狹賴  
以減伏秋之漲而黃流愈緩無以刷海門之淤  
猶曩者六坦之為淮湖患也顧其時馬港之決  
刷日深口門益濶奔濤濺沫險過灑瀨龍門  
勇智無施望涯束手而况敢以其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

大司馬來總河務數刺小舟往來相度謂此不可  
以人力爭也淮之入海故有二道一經流今自

霄漢之間俯眺十洲扶桑可指洵足樂也 大  
司公猶欲鼓棹以進榜人不可乃已還泊于六  
套之荒汀是夜西風大作若不亟還殆叵測吁  
公之心神鬼欽之矣而我

皇上聖謨前定以收河清海晏之功不信而有徵哉

馬家港自塞

先是馬家港之誤開也黃河北徙糜金錢費璧  
馬累年築塞不能就雖安東以下河身漸狹賴  
以減伏秋之漲而黃流愈緩無以刷海門之淤  
猶曩者六埧之為淮湖患也顧其時馬港之決  
刷日深口門益濶奔濤濺沫險過灑瀨龍門  
勇智無施望涯束手而况敢以其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

大司馬來總河務數刺小舟往來相度謂此不可  
以人力爭也淮之入海故有二道一經流今自



雲梯入海者也。一支流名曰游水。古自輓掬入海者也。港其游水之故道乎。且河患方殷。隄防未固。姑留之以備宣洩。而待河勢之自定。可省無用之妄費。而紓吾民於策。為便。疏上。

天子是之。於是馬港之後。暫寢。踰年有報。港口漸淤者。公往按之。信。泊壬午十月。公復巡視海口。則全已堙塞。高出黃水數尺矣。神矣哉。夫四十年之水。倍大於三十五年前。此屢塞則屢決。今者不勞一埽。不後一夫。以不治治之。而自塞。此其故何也。則河身日深。水由地中行之。明

效大驗也。數年前。攔埧歸如山岳。而歸墟無路。則黃壅清淮。東瀉而刷黃。無資則黃愈壅。以及遙縷之失。於鈴束也。迴難曲岸之阻。其建瓶也。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漫衍。而黃亦自壅。何恠乎河身之不高。至青天耶。公一稟。

皇上方略及黃河。何以使之深之微。旨。拆攔埧以通河海之氣。倍堤岸。以束漫溢之流。直河灣。以防回漁之害。塞六埧。疏引河大閘。清口。以助衝刷之勢。以及堤歸仁。繕中河諸閘埧。凡邸家白鹿湖蕩之餘波。泗沂睢汴之積潦。涓滴皆使歸黃。

資其盪滌。是以千里一瀉。曾不容瞬。水急而沙自行。沙行而河底日深。馬港之化為平陸。早於皇上之睿筭。收之矣。自今河身日下水。由地中滄海桑田。又豈特一馬港為然哉。大抵治水之法。有治之而治者。有以不治之者。漢自宣防塞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深廣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及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賈氏徙民。以待河勢之自定。皆以不治之也。馬港之開塞。類此。然非大司馬燭之明我。

皇上斷之。決鳥能一言。而省無窮之臣費哉。

一、...

甲子年六月廿八日



